

痛苦 的回憶



吳克家 著

苦的回憶

263/1

海世界

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

痛苦的回憶 (全二冊)

(定價銀五角)

(外埠酌加郵費)

不 准 翻 印

著 者 吳 克 家

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

印 刷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者 世 界 書 局

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

卷 頭 語

談論愛情的機會，要算中等以上的學校裏最多了。一到課餘總是三五成羣的在宿舍裏大談特談。也有自願把自己戀愛的經過，很詳細的宣佈給同學聽，也有被逼不過而講述的。雖是有虛構的，但也有實在的。

大約去年——十六年——的上半年吧！我忽然犯了做小說的狂癖，苦於沒有資料，於是發狂似的，每逢散課後，就在同學跟前兜問，都被他們回絕了。就是有一二個很願幫我的忙，肯盡情的洩露出來，但總和書本上的大同小異的，這使我多麼灰心呀！

後來有一個C君，他很慷慨的把自己生平最甜蜜，也就最痛苦，最有價值去記載的戀愛史，送給我做資料。但我很疑惑，疑惑C君是捏造的，因為裏頭的事實太哀豔了，但是C君又竭力說是確實的，好在老實說，小說都是虛構的，所以現在我也顧不得真是假，祇好移到我這本書上去，讓看我書的人去辨認吧！

目次

一 從纏綿中認識了情·····	一
二 同性的憐愛與異性的戀愛·····	三九
三 意外的發見·····	七一
四 天性的發展·····	一一一
五 枝節·····	一四五
六 迷茫·····	一七一

痛苦的回憶

一 從無靜中認識了情

偌大的世界，住滿了這麼許多的人們，但是在我蕭條的眼裏看來，他們這樣許多的人們，和我都沒有關係的！世界上最零丁，最痛苦的人，也怕就是我了。最甜蜜最快樂的事我都受過，愈是甜蜜，愈是快樂，愈感到過去後的痛苦，唉！人生！以前的事像過去的雲，未來的事像四顧茫茫的霧。我想把過去的一切痛苦，跟着一去而不復返的日子，慢慢地丟掉牠，但是痛苦却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，無論如何總

是丟不掉的，只是在腦海裏永遠的盤轉着。想到了牠，那厭世的觀念便湧到我心坎上，覺到人生是迷茫的，一切的事情都是空的，憑牠悲呀！樂呀！過去了總是虛的。每天憶舊興嘆，在痛苦中覓生活的我，祇是把所受的樂遇痛遭，一齊搬演出來放在紙上，效屈原的作離騷，也算減輕我胸中的氣悶。

十九歲的上半年，在本鄉——S縣——的高級中學畢業了。做父母的祇要經濟問題能夠不鬧恐慌，總想自己的兒子得到高尚的學問和知識，所以他們便領我到最繁囂的上海考A大學。命運的司神，她很疼愛的保着我，一考便錄取了。父母獎勵的話，一陣陣地送入我耳鼓裏來，這時候的欣慰，無論什麼都比不上。

回到S縣後，路上有些相識的人們，似乎都比從前格外的敬重我了，好像我已是上海A大學的大學生了。不錯，大學生在我們S縣裏佔的地位，是很高的，尤其是上海的大學生呀！但是有時我也會想到，這都是我心理的作用吧！其實他們何嘗這樣呢！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人們都說快！快！我獨以為這個月的地球，失掉了牠自己的自走力，所以比往常不知慢了數百倍。好容易到了望眼欲穿的九月六號前兩天。父親說：『到外邊學校裏去做寄宿生，最好要前一天去的，所以我想明天陪你去吧！』這句話是我所最歡迎的，就是他老人家不說，怕我也止不住要說上去的。

『遲幾天去也不妨事的！』母親突然打斷了我的思索，皺着眉頭

向我說。這使我多麼少興呀！設使我忘掉了她平日待我的慈愛，我一定要破口的罵她老糊塗了。不過我總打不破這個悶葫蘆，她為何要我遲幾天去？

『前後要去的，那末不如早一天去吧！』我急忙的說。

『有些事你們婦人家不知道的，他進一個學校，總要懂得這學校裏的規則。喏！在這些地方，憑他們高唱着的什麼「新文化」「革新」，總還是要用着他們聲聲句句要打倒的「老文學」「舊禮教」了。

雲兒！你是也讀過的嗎！禮記上說「入境而問禁」，由此可知古人已經把禮節呀！道德呀！完全替我們後世人做好一個很完備的模型了！』信仰舊禮教排斥新文化的父親，說話總帶着老學究的口吻。『還有他

的鋪位，早些去也可以得比較適意些的。」父親接着說。

我受到父親的使命，便去理拾書籍。母親替我翻了一條極厚的絲棉被。

『雲兒！現在的天氣，這東西可用不着，但是天一轉冷極，就要用着牠的。你在外邊，身體要保重，球不要跌，聽說跌傷的人很多，你切記着吧！』母親誠懇地對我說。我只是答她一個『是，知道了！』

『你初次做出門人，雖是有我陪着，但爲了養成將來的習慣，就不能不把你的行李，物件留心。並要明白我送你到上海去的原理，不是叫你去玩耍，是要你求學，培植你將來自立的本能。所以到了校裏讀書要用心，做事要謹慎，運動，我也並不反對，不過不能過分，過

分了反要傷身體，用東西當思來處不易，記着孟子上說的「雖有細麻，無棄菅蒯，」你切記着吧！其餘的事，你就照在家裏一樣的便了！」

父親說着，我也祇有點頭說「是，知道了！」

這一夜過得格外的長，翻來覆去祇是睡不着。向窗外看去，總是明月高照，昏星續現的夜色，欲速則不達這句我素來不信的話，現在也相信了。

玉兔西沉，燦星漸隱，寢室裏滿佈着半透明的陰暗的曙光。接着鮮紅的太陽，衝破了沉悶的黑暗，露出她裹在萬道金光裏的臉兒。室裏充滿了清爽的陽光。天井裏的雄鷄，伸長了頭頸，向着日光像深呼吸似的，口裏發出喔！喔！的叫聲。

「去了不知幾時才回來……，雲兒……」

母親在隔壁……她的寢室……呻吟着，我知道她起身的比我還早。雖然，早起是她養成的習慣，不過她從來沒有這樣早的，嚶！有的，在姊姊到王家——她的夫家去——的一天，母親也這樣早就起來的，這一次是第二次吧！

「雲兒，早晨天冷，要穿布衫的，不要穿汗衫！」母親聽得我蹣蹣的皮鞋聲，知道我已經起身了，所以喊着。

「我已把布衫穿上了，媽媽。」我說。

張媽已經把稀飯燒熟，因為昨夜母親預先向她說過的。我洗刷了一回，便同母親吃稀飯。我覺得今天吃不下，吃了一碗。

『怎麼吃一碗……！你這樣的出去，我放心不下的。』母親眼圈紅了。

『今天恰是吃不下，往常總非二碗半不可的。』我安慰她說。

『這樣嗎！不過吃的不調均也不合宜的。』母親微笑着。

父親也起來了，他同母親一塊兒吃稀飯，我覺得母親的態度，比以前無論甚麼時候都蕭條了。她紅紅的眼圈，祇是呆呆地像出神般的望着我。這時候我想把什麼話去安慰她，但是找不出話來。

他們吃罷稀飯，桌上的時計已打過七下。父親叫阿福挑了行李，我同他也穿上長衫，告別母親。我記得母親陪我們到門口的時候，不住的把手在我肩上摩着。這動作在我十二三歲時，還不以為奇，常常

父到的，後來直到現在才發現。

「雲兒，你要知我做母親一片苦心，養到你這樣長大，你應該在外邊……爲了我，保重你客裏的身體！」……她水汪汪的眼珠，望着我哽咽着說。

「媽媽，您放心，我自己會保重的。」我勉強忍住了奪眶而出的眼淚，安慰她說，她才放下手來。

我和父親過了大天井裏的涼棚，我回頭來看我最慈愛的母親，她不住的把手怕揩着眼淚，我不忍再看下去了。

「媽媽！您進去吧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她點點頭還呆立着。

笨蠢的我，這時候才知道「慈母的心」。我最後的決心，祇有壯着膽跟父親走。

汽笛接連着叫了幾聲，火車便蠕蠕的動了。一回兒牠不顧旁邊生得艷媚無倫的海棠花癡望牠，像送別她的情人似的，牠只是風馳電掣的過去。

到了上海，父親雇了汽車，帶着行李一直到學校裏，先付了一百零五元的學膳宿費，漸後庶務先生叫我們跟校役去選定了宿舍，把行李安頓好，我們重又出來。

在路上我把奇異的目光，看裸着全臂，穿西服的中國女子。但是爲了父親在面前，祇有裝着不留意的走過。

父親陪我到G舞台，看八九本狸貓換太子。聽父親說七點鐘就開鑼的，所以我們八點過後去，雖是買了優等官廳的票子，也祇坐在靠近正廳的末一排。

舞台裏面富麗的裝飾，燦爛的燈光，在我不常見的眼裏看來，也算盡奢極妍了。

快十二點鐘，戲完了，整夜的把時光消磨在戲院子裏，也不知道慈愛的母親，枯坐在家裏怎麼樣了。

出了戲院，便同父親住在F P 旅社裏過夜，隔壁房間裏的拋和聲，簡直把我們鬧的睡不成。在朦朧中，像還聽得有女子的聲音，和着嗒！嗒！的雀牌聲。

早上六點鐘，父親爲要搭早班車回S縣，所以便把我喊醒了，這時候的旅社裏，真是鴉雀無聲，祇有呼呼的鼾聲，調和那寂靜的空氣。

『我還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叮囑你，上海有一種倚門賣笑的女子，俗語叫「妓女」「野鷄」「淌白」的，她們一到傍晚，就在馬路上站着，勾引一般初來上海的鄉愚，年少的青年，尤其是你們初熟的學生，你不可……！』當我們出F.P.旅社的時候，一個打拚得花枝招展的女子，也從裏面出來，父親瞥見了，便突然的，輕輕地向我說。

『我決不會這樣的……，爸爸，請放心吧！』我急忙的接着說。他老人家才笑着拍我的背。

送父親到隔離才一夜的車站上，憶念起熱望着我的慈母，便起了回鄉的動機。但是明知事實上所不可能的，更有繁華的上海戀慕着，就把這動機不知吹到那裏去了。父親替我叫了一輛黃包車，便直向校裏去。

到校時適是九點鐘，這天是行開學禮的一天，不過校長說幾句勉勵的話，和名譽校長及三個來賓的演說後，便散禮了。到校的同學，有六十多個，裏頭還有二十多個異性的，她們也不過是穿了新做的時裝，到學校裏來爭妍比艷的出風頭吧了。

禮散後，我跟着衆人走出禮堂。一件東西很引起我們注目，就是一塊極大的揭示板，上面貼着的一張佈告：「後天正式上課，望諸生